

§ 基亞島之冬/酒神歸來

海霧覆蓋整座基亞島。

濕氣纏繞在橄欖林間，山巒低矮，雲氣像是溶入了海。午後的風略帶鹹味，從遠方吹來細微的鈴聲——那是村人拖著車輪、準備抬出戴奧尼索斯木像的聲響。

希波克拉底早已起身，在石砌屋外生起火堆。

他一身深紅長袍，披著羊毛斗篷，眼裡映著跳動的火。屋內傳出莫妮卡與阿芙蘿的笑聲，她們正在綁花環，用常春藤、麥穗與紫紅的葡萄葉編成。梅麗莎在一旁試唱著祭歌的旋律，聲音清亮，像山泉流過石縫。

「這是為酒神的誕生。」莫妮卡說，「也是為冬日裡仍未熄滅的生命。」她回頭望向門外的希波克拉底，神情微柔。火光在她臉上閃爍，讓那雙金色的眼瞳像酒液一般濃烈。

賽蓮與小皮從後方走出，身後跟著奧麗芙和小妖。

小妖仍是那副惡作劇的樣子，背後的斗篷上綴著許多貝殼，一走就叮叮作響。奧麗芙則提著一個小木箱，裡面放著為儀式準備的香料與乾果。

「爸爸，今天可以讓火龍來看嗎？」小皮仰頭問。希波克拉底笑了：「當然可以，酒神喜歡一切會噴火的東西。」說著，他抬手畫出一個符印，山腰的霧氣忽然一陣翻湧，一條細長的紅影盤旋而下，那是火龍的化身，一位年輕男子，披著赤紅斗篷，帶著溫順的微笑。

「啊，這樣才算完整了！」阿芙蘿拍手笑道，「我們的隊伍真像一場夢。」

午後時分，眾人一同前往村口的廣場。那裡已聚集數百名島民，中心立著高大的酒神像：戴著葡萄藤冠，右手執酒杯，左手托著幼小的豹。四周火把林立，山羊皮鼓的節拍在地面回蕩。

修昔底德與裴夏也到了。

修昔底德的表情一如往常沉穩，卻在看見阿芙蘿與莫妮卡共舞的瞬間，嘴角微微上揚。裴夏身穿深藍長袍，手中拿著古里亞琴，正與德謨克利特討論調式。德謨克利特笑得開懷，一邊喝酒一邊說：

「人若不懂如何狂歡，就不配談智慧！」亞齊娜坐在他身側，笑著遞給他新的酒杯。

高爾吉亞與普羅狄克斯在舞隊邊緣。高爾吉亞身披金邊外衣，正在朗誦一首為酒神而作的頌詞：

「醉者乃真理之子，理者乃夢之僕！」全場喝采。

島主普羅狄克斯舉起酒杯，向眾人致敬：「願今日的歡笑化為島上明年的豐收！」

火把一支支被點燃，夜色漸濃。

第一支舞由賽蓮領起。

她披著銀色輕紗，腳步靈動，手中舉著葡萄藤環，旋轉、躍動，彷彿在呼喚某種古老的靈。莫妮卡隨後加入，她的舞姿更緩、更深沉，每一個步伐都像在回應酒神的心跳。阿芙蘿與梅麗莎在她們之間穿梭，交錯出螺旋的花紋。小皮與奧麗芙也模仿大人，在場邊快樂地轉圈。

樂聲起伏，裴夏的琴音如波浪起伏，火龍隨節拍噴出小小火舌，照亮眾人的臉。

就在此刻，風忽然止息。

島嶼的鐘聲響了三次。

普羅狄克斯舉杯向天，眾人齊聲呼喊：「酒神歸來！」

就在這呼喊之中，遠方的海面忽然起了光。

那不是月光，而是一隊由金毛獅子牽引的戰車。

獅群沿著海灘奔來，鬃毛如火，吼聲震撼山谷。牠們的雙眼燃著藍焰，蹄下濺出的水花竟化為紫色的葡萄汁

車上坐著一位青年——戴奧尼索斯。

他頭戴常春藤冠，赤足，身披豹皮，手中提著滿溢的金酒罈。

在他身後，隨行的是半人半獸的薩堤洛斯與狂女麥那得斯，她們的歌聲如海潮起伏。

火焰像被一股無形的氣流吸引，筆直向上。葡萄藤冠上的葉子開始自行燃燒，卻無煙無燄，只散出醉人的香氣。

「他來了……」賽蓮低語。

火光中戴奧尼索斯腳步穩而輕，髮上垂著藤蔓與花，雙眼如黑曜石般閃爍。

他的皮膚散出金銅色光澤，舉手之間，四周的酒罈自開，酒液如泉湧出。

他微笑，帶著無限的憐憫與狂喜，走入人群之中。孩子們奔向他，婦人獻上花環，男人跪地高呼。他伸手撫過每一個人的額頭，那觸感如春水。

「別害怕，我與你們同醉。」他說。

希波克拉底上前，將手中的酒杯奉上。

酒神接過，與他對視片刻，微笑道：「智者之子，數之探尋者，你也要飲我的酒嗎？」

希波克拉底深深一禮：「願吾人之理性，不再與神性為敵。」

酒神大笑，舉杯一飲，酒液化作金霧，飄散在眾人之間。

那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、聲音、呼吸彷彿融成一體，音樂更高昂，舞者旋轉成一片火圈。

德謨克利特與高爾吉亞也不禁加入舞中，連修昔底德都放下酒杯，隨節拍輕步。

火光如浪，夜風如琴。

戴奧尼索斯舉起雙手，天空忽開，滿月照臨，海面、山林、人的眼瞳都被銀光浸透。

「這是我給你們的祝福，」酒神低語，「願夢與真、醉與醒，同歸一體。」

他最後一次微笑，化為無數光點，散入人群，有的落在酒罈，有的落在舞者的髮梢，也有的落在希波克拉底的手心。

他看著那光慢慢消逝，心中明白：神已至，且仍在。

黎明前的風微涼。眾人仍在歌唱，聲音緩緩融入海霧。
德謨克利特仰頭望天，輕聲說：「真理，也許就在這醉裡。」
修昔底德點頭：「而歷史，將記得今晚。」

希波克拉底回首望向眾人，莫妮卡與賽蓮、阿芙蘿、梅麗莎正圍坐在火堆邊，笑聲如泉。奧麗芙與小皮倚在火龍懷中，半夢半醒。小妖在空中畫出一個金色符號——酒神的印記。

希波克拉底舉起最後一杯酒，向那漸亮的天際祝禱：
「為戴奧尼索斯，為生命，為此刻的永恆。」

愛琴海的風回應了他，帶著葡萄與火的香氣，飄向無邊的晨光。

曙光自東方的海面升起。
海霧尚未散盡，潮聲在岩岸拍擊，如遠遠的呼吸。
基亞島的山坡間，昨夜的火堆已化為灰燼，殘餘的葡萄藤仍在冒煙。
空氣中有淡淡的酒香，與潮濕的泥土氣混合。

希波克拉底仍未入睡。他坐在橄欖樹下，手中握著那只空酒杯，指間的灰燼隨風散開。
有人輕輕走近。是修昔底德。

希波克拉底遞給他杯子：「想再來一杯？」
「不。」修昔底德坐下，眼神平靜，「我怕再醉下去，就會把歷史也忘了。」
「也許忘了才是真正的自由。」

兩人沉默片刻，只聽海聲。

「昨夜的那位神——」修昔底德忽然開口，「你相信真是戴奧尼索斯嗎？」
「我不確定。」希波克拉底微笑，「但我確信我們都需要他。」
「需要一個讓理性沉睡的理由？」
「不，是需要一個讓生命醒來的理由。」

修昔底德沒有回答，長久地看著海。
陽光漸強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如碎銀一般閃爍。

遠處傳來笑聲。

小皮與奧麗芙在沙灘上追逐，小妖正幫他們畫沙畫——一個戴著藤冠的神像。梅麗莎與賽蓮在清洗昨夜的酒罈，阿芙蘿正為莫妮卡梳髮，偶爾傳來低低的笑語。

火龍以人形坐在石上，雙眼半閉，像是在沉思，也像是在聽風。

德謨克拉底與高爾吉亞則在另一側坡上爭論不休。

「我說啊，醉是宇宙的本相！」德謨克拉底揮著手，「一切皆因振動與狂舞而存在！」

高爾吉亞大笑：「那你昨晚的舞步倒真像在證明原子論！」

普羅狄克斯坐在一旁，搖頭說：

「我倒覺得酒神不過是自然之象徵，人喝醉，只是模仿天地的節奏罷了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亞齊娜微笑道，「模仿也能成為祈禱。」

希波克拉底聽著他們的聲音，忽然有一種深刻的寧靜。他起身，走到海邊，俯身洗了洗手。冷水刺骨，但也清醒。

莫妮卡走近，在他身後輕聲道：「你在想昨夜的神嗎？」

「嗯。」他點頭。

「我也看見了他。」她說，「但我覺得……他不只是神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？」

「也許他是我們每個人心中，那一個還會跳舞、還會愛的部分。」

希波克拉底轉過身，看著她。她的眼裡映著海光，波動如心。

他微笑，伸手替她撥去一縷鬢髮：「那我們都被他觸動了。」

莫妮卡點頭：「是啊，昨夜的神，只是提醒我們還活著。」

他們並肩而坐，看著海。

風輕輕掠過，他忽然想起酒神臨別時的話——

「夢與真、醉與醒，同歸一體。」

那句話在他心裡發酵，如尚未封桶的酒。

這時，小皮跑來，大聲喊：「爸爸！我們在沙子上畫了酒神！」

他拉著奧麗芙，小妖在後面興奮地揮手。

希波克拉底與莫妮卡走去，只見沙地上畫著一個巨大的人形圖案，頭戴藤冠，手舉酒杯，腳下是一條曲線形的蛇與一朵開放的花。

那構圖奇異地準確，幾乎有幾何的秩序感。

「這像是……數的律動。」希波克拉底低聲道。

「是酒神的比例。」小妖歪著頭說，「他說一切都在圓裡。」

希波克拉底愣了愣，忽然笑出聲。

「圓啊……那確實是他的印記。」

遠方的火龍微微一笑，眼中閃過一絲光。

那是他少見的神色，既敬又喜。

德謨克拉底走來，拍著希波克拉底的肩：「你看，連孩子都在畫哲學！」

希波克拉底答：「也許他們畫的，比我們懂得多。」

高爾吉亞笑道：「因為他們還沒學會害怕理性。」

眾人都笑了。

太陽完全升起，照亮整個基亞島。

葡萄園在露水中閃光，遠處的橄欖林傳來鳥鳴。

普羅狄克斯舉起酒杯中剩餘的一點酒，笑道：

「朋友們，為酒神，也為醒者，乾杯！」眾人舉杯。

希波克拉底的目光在每個人臉上停留：

修昔底德的平靜、德謨克拉底的豪放、莫妮卡的柔光、賽蓮的微笑、阿芙蘿的火光、梅麗莎的清純、奧麗芙與小皮的純真。

他忽然覺得，這一刻比任何神啟都更真實。

他舉起酒杯，輕聲說：

「若戴奧尼索斯仍在，願他保佑這世界，讓人既能醉，也能醒。」

眾人齊聲回應：「也能醒！」

笑聲在山谷迴盪，與海風混成一道柔和的旋律。

那是冬日裡最溫暖的樂音，它不屬於夢，也不屬於現實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「人間」。